

淮陰党史資料

第三輯

(总第八輯)



中共淮阴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印

上海新四军研究会
苏北研究组

淮海分组供稿

淮 阴 党 史 资 料

第 三 辑

(总第八辑)

中共淮阴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印

上海新四军研究会
苏 北 研 究 组

淮海分组供稿

说 明

本期史料选，是上海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苏北研究组淮海分组专辑。由戎马倥偬年代战斗在淮海区的老同志为我们撰写，葛济汶、张亚冰等同志主编。其内容纪录了淮海人民的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财政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重要史实。为我们编写地方革命斗争史，提供了宝贵资料。这些老同志年事虽高，但在撰写和审定的过程中，为力求史料准确，几经核实，反复修改。其严肃认真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精益求精的作风，令人敬佩。为此，我们特向苏北研究组淮海分组的老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恳请继续为我们提供珍贵史料。

中共淮阴市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

中共淮阴市委党史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目 录

- 安峰山事件中沐阳干部大队突围纪实……葛济汶 (1)
- 回忆淮海、苏皖实验剧团……流泽 丁瑶 (10)
- 利用“安清邦”开展对敌斗争……吴心荣 (41)
- 沐东敌伪工作片断……徐茂根 任方一 (51)
- 简忆淮宝绥靖乡减租减息运动……黄旭明 (62)
- 东灌沐边区中学杂忆……顾九炯 徐孟依 (71)
- 忆战地小医院……樊光瑞 (77)
- 两淮盐场史略……朱士俊 (82)
- 难忘的怀念……张亚冰 (97)
- 吴辟初烈士传略……沈子远 吴立岳等 (109)

安峰山事件中沭阳干部大队突围纪实

葛 济 汶

安峰山位于苏北淮海地区陇海铁路以南，沭阳县西北，在当时新设的潼阳县境内。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农历正月三十日），沭阳干部大队在此遭到国民党正规军的突然袭击，英勇的安峰山突围战就发生在这里。

一九四六年秋，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我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在苏中地区七战七捷，在涟水保卫战和宿北阻击战取得胜利后，本着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主要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原则，奉命大踏步北上山东。在淮海区从事地方工作的部分党政军人员也奉命北撤，并成立了淮海区干部北撤指挥部，由地区公安处处长邵幼和同志任总指挥，淮海民兵指挥部司令罗清渠任副指挥。沭阳县委书记徐禹民同志根据地委指示，决定将新组成的沭阳干部大队，由县长江剑农同志带队北上，至鲁南地区待命。

我原来带队随华东野战军二纵队支前，宿北战役结束后，回到沭阳县委，这时，北撤人员已经出发。徐禹民同志看到我几个月来随军辗转，身体不好，不便坚持原地斗争，决定派两个通讯员照顾我赶往沭阳干部大队，

同去鲁南休整。我赶到淮海区驻鲁办事处后，即担任沐阳干部大队一个中队的负责人。

淮海区北撤人员中不少同志都是党政军的骨干。限于当时的战斗环境，时间紧迫，来不及组织大家学习中央有关文件，领会战略撤退的重大意义，所以大家对于大批北撤，认识并不一致。如说什么“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吃煎饼卷大葱”等。但很多同志仍然斗志昂扬，要求发枪在原地与敌人作拼死斗争。

在鲁南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之后，我们发现进攻苏皖地区的敌人只能占领县城和交通线，大片的农村解放区仍在我地方部队和民兵控制下，坚持原地斗争的条件并未被破坏。驻鲁办事处根据地委指示，下达动员令：“打回老家去，坚持游击战！”

我和沐阳干部大队其他同志是第三批奉命自鲁南启程南下的。我们昼宿夜行，经过两天，越过陇海铁路封锁线，在二月二十日凌晨到达安峰山脚下的一个村庄。由于继续前进要越过沐阳敌人的封锁线，当天已来不及，便决定在该庄住下，准备晚上继续前进。当时正在开早饭，我刚端起一碗小米煮山芋干稀饭，突然听到一阵猛烈的机枪声。为了弄清情况，我立即丢下饭碗，去找县长兼大队长江剑农同志商量后，判定我们已经处于敌军包围之中。江最初主张在驻地死守，等到天黑再突围。当时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我们与其他兄弟部队又完全隔绝，得不到外援，在此地死守一天是相当危险的。再说，

这个村庄又挨在安峰山脚下，万一敌人抢占了安峰山制高点，我们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因此，我提出要死守也得抢先占领安峰山顶峰，然后寻机突围。这时天已亮了，情况万分紧急。江剑农同志当即决定说：“葛济汶同志要过枪杆子，今天如何战斗和突围，由他指挥。”我想，自己过去虽打过几天游击，但与国民党正规军打硬仗还是第一次，感到责任重大，而情况十万火急，又不容犹豫。我当即接受了命令，并立刻带领通讯员黄生高同志冲上安峰山顶，察看地形和敌人进攻实况。

站在此顶峰，可以清楚地看到，敌人的炮兵、骑兵和步兵形成了很厚的包围层，且进攻速度快，形势凶险。再看看安峰山顶，除了一些小松树，遍地都是碎石。既无天然掩蔽物，又不易构筑工事，要想死守是不可能的。我立即命令通讯员黄生高同志跑步进村，通知江剑农同志带队上山。等江把队伍带到山顶时，敌人已开始包围上来，并向我们开了炮。周围的敌人正从四面八方山脚下拥来，一时枪声大作。唯有西北角通向山东的一线兵力较弱。我们当即决定向西北方向突围，仍撤往山东。因路径不熟，地形生疏，便请荣根焕同志（县文教科长，潼阳县人）作向导，我率领警卫排在前面冲锋开路，大队人马随后跟进，迅速冲下山去。敌人妄图阻止我们突围，火力更加猛烈。机枪声，大炮声响成一片，子弹和炮弹像飞蝗般在我们身边穿过和爆炸。我们边打边冲，尽管敌我力量悬殊很大，但大家高呼“宁可阵亡，不做

俘虏”，显示了坚决突围的决心。如周守富同志就表示，他要留下最后一颗子弹，准备在万一不得已时打死自己。

就在向西北突围的紧急关头，离安峰山脚不远处，我发现沐阳城西区区委书记秦裕康同志，因患重病行走艰难，立即派出两位同志去架着他同走。此时敌人越攻越近，情况万分危急。秦裕康同志一再催我们抓紧突围，不要为他一个人行动缓慢而牺牲更多的同志，并大声高喊，“不要管我，你们快冲！”我说，“我们都是在一起革命的战友，宁可死在一起，也不能丢掉你不管。”仍命令两个同志继续架着他走。可是没走多远，两侧的敌人便向我们发起冲锋。就在敌人更加逼近我们的时刻，秦裕康同志为了让更多的同志迅速突出重围，决心牺牲自己。他朝地上一睡，再也架不起来了。为了迅速冲出敌人的包围圈，保存更多的革命骨干，我们只好忍痛丢下了秦裕康同志。后来据说秦裕康同志被敌人捉去，坚贞不屈，宁死不屈，最后被惨害于狱中，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

我们冲下安峰山，突破山下敌人包围圈，进入平原地带。当接近大王庄时，面前横着一条较深的壕沟。我想如能占领壕沟，顺着壕沟突围，可能会减少些伤亡。可是埋伏在我们两侧的敌人早已控制了壕沟，使用强大火力进行封锁，使我们难以前进。此刻，后面的敌人又追了上来。在被逼得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我们决定集中火力进行猛冲，强渡壕沟。当时江剑农同志骑着枣红马，

目标太大，决定弃马步行。但他身体太胖，行走困难，我们增派一个同志和他的警卫员一道架着他走。

越过了壕沟，继续前进。此时敌人的火力渐稀，据判断，我们已基本摆脱敌人的重围。正当我们感到可以稍为松口气的时候，又遭到郝鹏举叛军的袭击。开始，他们冒充我军主力，向我们喊话：“援军到了，快向我们靠拢！”对我们进行诱骗。我和江剑农同志判断，当时不可能有我们的主力在那里。他们究竟是什么部队，难以弄清。我们当机立断，不予理睬，继续前进。可是在侧面有一部分干部未请示指挥部，错把叛军当成我们的主力，向他们靠拢。结果遭到叛军的机枪扫射，伤亡很大，冲散和被俘的也不少。

在冲出国民党廿八师的包围之后，我们仍处在铁路南侧的敌占区。附近并有还乡团的据点，必须整顿队伍准备继续战斗。正当我们就地休息时，强渡壕沟时丢弃的枣红马，相隔数小时后，离开几华里路程，竟找到我们的队伍回来了。大家看到都非常兴奋，为“狗忠马义”嗟叹不已，并用这匹马的忠义行动嘲笑个别贪生怕死、叛变投敌的败类。

经过几小时的突围苦战已是下午了，必须抓紧时间越过铁路回到鲁南去。过铁路，必须通过牛山火车站。据了解，这个火车站当时还被还乡团把守着，东西两侧都是国民党正规军。在紧靠牛山火车站铁路南侧的一个村庄里，还乡团还构筑了树枝圩据点。要想通过牛山火

车站，必须先赶走这个村庄的还乡团。说实在话，一天打下来，我们的战斗力已遭到很大削弱。但大家信心很高，认为国民党上万正规军没有把我们吞掉，小小还乡团其奈我何。当即兵分三路，江剑农同志居中，我在东侧，还有一个班在西侧，以包抄形势向还乡团的树枝圩发起冲锋。这时，我们都是从死亡边缘上打出来的“舍命王”，还乡团哪里经得起我们一击。当我们接近还乡团据点，点火烧着树枝圩时，还乡团便像一群惊弓之鸟纷纷逃窜。我们接着又掷过去几颗手榴弹，扫了一梭机枪，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逃得更快。乘还乡团慌乱逃窜的时候，我们迅速冲过牛山火车站，抵达铁路以北山东境内的石榴树村。从天刚亮开始突围到太阳落山，经一天苦战，冲打三十华里，终于突出重围到达了游击区。当时对我们来说，游击区已算是安全地带了。

到达石榴树村后，不管是身体较强的还是体弱带病的，全都感到四肢像瘫痪一样，精疲力竭，寸步难行。许多同志在突围时都脱掉了外衣，时值残冬，天气严寒，按常情是很难支持的。但大家实在太累了，躺在地上休息，竟也不觉得寒冷。时隔不久，在另一线突围后路过我们驻地的东海干部大队同志告诉我们，有一位同志身背步枪昏倒在路边的沟里，还有几条狗围绕着他转。我们听到这一消息，完全忘记了疲劳和寒冷，立即派人前往寻找，发现是徐伯符同志。他因一天突围过份疲劳，正处于昏迷状态之中。因身体还在动，那几只狗还不敢

寒。后来，同志们开玩笑说：“狗不吃徐伯符。”

因在石榴树村稍事休息后，即继续向山东根据地撤退，渡过宿营地后才奉大队命令休息。农历正月底二月初，时令上虽属残冬早春，但在山东地区仍是冰天雪地相当寒冷。我们很多同志只有一套衬衣衬裤，又无任何被褥御寒，要想睡觉休息，真是谈何容易！大家冻得受不了，就找些麦草当被褥，垫在地下盖在身上。有些同志觉得麦草裹身无济于事，就在房内运动或到室外跑步；有的同志设法吃酒取暖。就这样，大家通宵未眠，冻了一夜。第二天，早先撤往山东的同志们得悉我们的情况，纷纷脱掉自己身上的少量衣服支援了我们。尽管这些衣服远不够我们御寒之用，但这种阶级感情的暖流毕竟使我们渡过了三天难关。

沐阳干部大队是以县、区、乡三级干部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并有少数妇女干部。警卫部队很少，只有一个警卫排，火力也不强，除有些杂牌步枪外，只有两挺机枪，其中一挺还是土造的。大队的特点是：老弱病残多，身强体壮少；政工干部多，军事干部少；短枪多，长枪少。只因我们有一颗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和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所以在冲锋时人人勇猛，不怕牺牲，迅速突破了国民党正规军整编廿八师（等于军）的重重包围。我们由鲁南启程南下时，包括大队部、警卫排、干部中队等共二百余人，苦战一天，冲破了比我们强大十倍的敌人的围攻，突围后仍集中六十余人，保存了革命的力量。

在安峰山事件中，我们淮海地区几个县的干部损失惨重。驻鲁办事处主任邵幼和同志们沉痛地说：“淮海区八年抗战也没遭到这样大的损失！”这个责任应由罗清渠承担。他除担任副指挥外，还是具体负责情报工作的。国民党二十八师正规军当时扫荡沭阳东章集、马厂一带，随即急缩沭阳县城集结，布成西北向簸箕型口袋阵，专等我们南返部队钻入。对敌人这一阴谋部署，罗清渠竟不派人侦察，毫无所知，还通知我们说，“情况正常，敌情无变化。”仍然命令我们继续南下返回淮海区。结果，好几个县的干部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圈，造成淮海区从未有过的惨重损失。对此，安峰山事件的幸存者都表示十分愤慨！

安峰山事件的损失是惨重的。但我们干部大队并未全军覆没，而且最终突出重围，保住了六十多位干部。这是不幸中的大幸。沭阳干部大队所以能在这次突围战中取得胜利，主要是全体同志英勇无畏地与强大的敌人作殊死战斗，最终化险为夷；更重要的还有以下几个因素：

1. 大队指挥中心，斗志坚定，未被摧垮。突围战斗尽管十分残酷，但指挥员中没有伤亡。这就使部队能始终保持随机应变的机动性，冲破重重艰险，突出重围。

2. 突围前对敌情的分析和对突破口、撤退路线以及突围时间的选择都是正确的。当时对白天突围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对撤向什么地方有争议。有人要“打回沭阳”，

有人要“返回山东”。如果不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而采用“打回沐阳”的突围路线，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3. 国民党军极端腐败，只顾贪财，不专心打仗。当时我淮海区十旅后方及各县干部大队带了一些银元、物资，突围时无法携带，只好丢弃。因此，在战斗最紧要的时刻，敌人只顾抢东西，放松了对我们的追击。这就为我们赢得了时间，得以冲出重围。

安峰山突围战已过去三十六年了。今天回想起在创建新中国的峥嵘岁月中，我们许多老战士坚决勇敢地和敌人战斗，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心中仍然万分难过。我们这些幸存者和年青的一代，应该循着先烈开创的道路，继续艰苦奋斗，为建设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献出我们的一切智慧和力量，以实现革命先烈的遗愿。

一九八三年九月于上海

回忆淮海、苏皖实验剧团

流泽 丁瑶

一、在重重困难中建团

一九四四年春节后不久，一个以演唱平剧（京剧）为主的淮海实验剧团在苏北淮海平原根据地——泗沭县北裴圩成立，并进行首次公演。

那时建立这样的文艺团体，确实是有来由的。一九四二年四月，为了改革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平（京）剧，使之能为抗日救国的革命斗争服务，党中央、毛主席就批准了延安平剧研究院，并为该院出版的特刊题了“推陈出新”的词；同年五月，毛主席作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要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根本任务。后来在一九四四年一月看了《逼上梁山》之后，又特地给作者写了信，鼓励他们对于京剧进行改革，提倡“要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以苏北淮海抗日根据地来说，在抗日战争中，斗争是很尖锐、复杂和艰苦的，根据地经过日伪在四二年实行封锁、扫荡、“三光”政策后，抗日军民在物质上也很困难，文化生活更感缺乏。剧团就是在这样的战地上敲响了锣鼓。

一九四三年以来，经过反封锁、反扫荡斗争，经过开展大生产运动，物质生活条件有所改善。淮海区党委经过讨论，考虑到既要为当前革命需要，即满足根据地军民文娱生活需要服务，也要为将来革命发展需要和培养造就一批干部，因此决定建立一个以演唱平（京）剧为主的淮海实验剧团。当时担任淮海区党委副书记兼行署主任的李一氓同志非常重视实验剧团的筹建工作，并亲自研究、调集干部和演员。最早的一批成员都是从机关、学校和县文工团调来的。李主任特派程万里同志代表区党委和行署去参加剧团成立大会，并宣布共产党员蒋复为第一任团长。吴石坚同志于同年十一月从宿北调来担任第二任团长，李维俊、沙维分任正付指导员。剧团成立了党支部。李维俊任支部书记。这样，剧团从二十余人很快发展壮大成为七十人左右的大型文艺团体。

淮海实验剧团是一个新型的革命文艺团体，它的主要任务是演出新编和经过改革后有一定教育意义的历史剧，但也演出一些如《失空斩》、《辕门斩子》、《打渔杀家》、《汤怀自刎》、《二进宫》等传统老戏。对这些剧目的演出，随时进行修改提高。根据地的军民看到有这样一剧团，都奔走相告，剧团走到哪里，哪里的气氛就十分活跃，干部、群众就象过节一样的高兴。

二、艰苦的岁月

那时实行军事共产主义，而且物质供给水平是很低

的。我们剧团和行署机关一样，每人每天只有一斤十两（十六两制），还要包括菜金和点灯用油在内。每人能发到的津贴费也很少，开始每人每月发淮海币伍角，后来增加到壹元（大体上能买到两斤猪肉）。同志们拿到津贴费以后，除去交纳党费，还可以买两袋牙粉和吃几次大饼油条，余下来的就很少了。女同志还能买点针线，留作缝补衣服用。

我们剧团虽然是个文艺团体，但是为了适应战争环境，也要和作战部队一样，每人都要出操、训练。一早就集合起来锻炼跑步，一般要跑几华里。接着就开始练功、练嗓子，进行业务学习。这样的生活是很艰苦的，特别是冬天，每天只吃两顿饭，一早起来，空着肚子跑步、练功、练嗓子，早饭后又立即投入学锣鼓、学唱腔、排戏等一系列紧张的活动，确实感到十分吃力。因为我们大多数同志原来都不会唱京剧，现学起来有许多困难，就采取先上大课，把京剧唱腔写成简谱，集体教唱，然后再分头练习。而且剧团还规定每人都要学会既能演戏，又能搞音乐，还能搞舞台、灯光、化妆等工作。所以大家一有空就抓紧学习。晚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大家也能抓紧，有的个别谈心，互相进行思想帮助；有的走访住地的老乡，做群众工作。在这紧张的生活中，剧团还坚持每周一次的民主生活制度，几个党员还常常跑到野外树林里去开党的组织生活会。通过民主生活，同志们相互帮助，相互勉励，不断坚定革命斗争的意志和锻炼

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一段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战斗生活，我们至今还记忆犹新。

为了配合大生产运动，剧团还特地排练了淮海地方戏（称为淮海小戏）《懒龙伸腰》，这个戏辛辣地鞭挞了游手好闲的懒汉思想，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老百姓都听得懂。于春节前后在行署驻地里仁集、庄圩一带演出时很受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在元旦、春节期间我们剧团还组成几个宣传队，踩高跷、撑荡湖船、演活报剧，对宣传抗日战争的大好形势，推动大生产运动起了很好的鼓动作用。

四五年春节过后，淮海区党委和行署，召开第一届劳模大会，会址在泗阳北裴圩的“爱园”（现已迁至泗阳县众兴镇运河大桥东侧）。我们剧团在园内“昭忠祠”曾为劳模大会演出了《汤怀自刎》、《打渔杀家》、《辕门斩子》等剧目，和我们同时为劳模演出的还有十旅文工团王利明、谢铁骊等同志主演的苏联话剧《前线》。给劳模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排演新编历史剧《九宫山》

四四年秋，郭沫若同志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史论《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同志看后很为赞赏，并在同年十一月廿一日写信给郭沫若同志，在信中指出：“你的史论、史剧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白费，希望继续努力。”接着，中共中央